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五

仁記
2797
55-18



06-12
2797
55-18

△旁通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峭阻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
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詹雜伊母遠天室愚謂粵與
越同及也及視雜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
天府也

○左傳桓公二年有
之

○音釋云三途左傳
註三途山名在河南
府陸渾縣南輿地廣
記云今河南府伊闕
縣嶽鄙史記索隱云
嶽謂河北太行鄙謂
都鄙近嶽之地詹與
詹同粵音越復音覆
誠音咸其為去聲

書經卷之五

蔡沉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
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

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
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
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
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
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太臣其為國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召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旁通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旁通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按一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音釋云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

子語錄載劉謙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迨運而來也迨遷上移爾反下力紙反行也度達各反朝馳遙反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上宅厥既得

十則經營肫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迨遷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上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旁通周書作維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太邑成周于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濶乃設五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按以六尺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冢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一豕

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音釋云郊祭天地秦誓篇傳云郊祭天社祭地下文社于新邑是祭地則此但是祭天也孔傳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孔疏

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一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見左傳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旁通云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邢伯諸侯之長也

○音釋云士彌牟晉大夫名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揣楚委反

度達各反仞而振反杜註度深曰仞量平聲令去聲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邢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

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邢伯者侯甸男

服之邢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邢伯者

公以書命邢伯而邢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音釋云復扶又反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

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

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

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

△太甲下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音釋云疎妣還反夫蔡傳無解當音扶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猶言人入也

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

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音釋云相去聲下同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冲之主於老成之臣。

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音釋云後句絕暑魚緘反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暑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太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太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

△音釋云周禮太司徒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十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九正日景必以夏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

東表在日之東畫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畫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畫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畫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平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

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又無逸篇所其無逸朱子亦不取王氏之說皆以其傷於巧也蔡氏皆從之何耶蓋蔡氏集傳之成朱子之歿才十年群弟子語錄未盡出蔡氏所未聞於朱子者不免引用他說非固肯節訓也讀者自宜以意

詩之

△音釋云監音鑿下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

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告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言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音釋云治平聲橫如字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末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又民若有功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過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

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其

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六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蓋

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末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末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音釋云奉如字又音捧供音恭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下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下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下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音釋云使去聲下
而并去聲治平聲後
凡言治洛做此見形
句反

△旁通云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音釋云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相去聲

○旁通古註云周公
言我復還明君之政
于子新安陳氏曰王
莽廢漢孺子嬰為安
定公執其手流涕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于明辟今予獨迫皇
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孔氏釋經之誤莽
遂備此以文其姦也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
古文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十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作來以下成王錫命甚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
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下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不辨。蘇氏曰
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河
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

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灑音屢俘補耕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

△旁通云京大也師象也
○周禮大卜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

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俘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下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

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上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

△音釋云相去聲視與示通下不視同恒相查反

△音釋云稱平聲

○音釋云五年再殷
祭見公羊傳文公三
年何註云殷盛也謂
三年禘五年禘假音
格胞翟上蒲交反與
庖通下音狄祭統云
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
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
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
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
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賜時若
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未奠中土祈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
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者抑不
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板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聞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
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聞者守門之賤者也

○周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程傳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薦
謂獻腥獻熟之時居
二者正其表儀如始
盥之初勿使神意如
既薦之後則天下之
人莫不盡其乎誠願
然瞻仰之矣顛仰望
也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顛若收其放
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
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俘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
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
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
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
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
大丞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
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

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

△音釋云載作代反

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音釋云爍式約反。藝如弗反。燒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平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

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音釋云嚮音向

△厥若彛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未有辭于後世矣。

△音釋云洽平聲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子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
 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
 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農謨郎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辰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

△音釋云稱平聲下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孟子盡心上篇云
不愧於天俯不作
於人云云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愧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也

△惇宗將禮補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禮同

將大也

△音釋云武去聲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志祀無

△音釋云治去聲夫音扶

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之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

我者厚矣當常如我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

△音釋云爲去聲下
同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
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
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
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
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
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
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
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
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音釋云治去聲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之功也。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
定其功之謂即
下文命寧者也。

△旁通云朱子曰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
四輔左輔右輔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
列不闕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朱子四
鄰之義耳

△音釋云公無與母
通數音亦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
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
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
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
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
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去
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
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

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

△孟子離婁上益云：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

王有成績。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

△音釋云：相去聲。○治去聲。下三治字同。倡音唱。以治平聲。

獻者為治之太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衆卿大

夫也。唐孔氏曰：予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予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

△音釋云：單與殫同。

○治平聲。下同殫音冊。盡也。

成王之刑乃殫又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佶來蒞殷乃命寧子句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秬曰許反鬯且亮反卣音

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

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

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

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

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緩寧周公曰。明

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

有太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

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旁通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焚鬱金之草。藥而和之。使芬香。謂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秬米穀也。音乎爾。雅曰。秬黑黍。杯一稗二米。中米異。耳。一稗二米。名曰秬鬯。字得既。名。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稗二米也。

○同云卣中尊也。爾雅文也。孫炎云。尊。稗為上。鬯為下。卣。中。郭璞云。卣。天。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鬯。鬯之間。尊。卣。鬯。三者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聘義文。正義云。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享有體薦。見左傳。宣公十六年。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引考。遘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

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

飽乃德。殷人亦求壽考也。

△王佶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

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

求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

王留洛然且謂王佶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

△旁通云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音釋云宿與顧命三宿同。案顧命釋宿為進爵於神所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又禮字前訓敬後訓祭。名亦為未安。營洛既成。成王以神望命。周公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此音茂裸古玩反

禮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

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

△旁通云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二月哉生魄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一月亦在七年也
○宗廟禮太牢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旁通云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周頌云清廟祀又上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者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一月逸誥

逸誥周公洽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留洛

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旁通云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洽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為惟七年即攝政之七年

者非是

音釋云呼去聲流平聲後言治洛並同覆芳六反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捨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各篇亦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俘來茲殷又曰王俘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又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音釋云次年止齋陳氏曰此篇皆稱王若日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也

△旁通云太諱引不
謂昊天與此同
○爾雅云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
○首釋云歎憫之辭
按太諱君薨及此篇
皆有弗弔之語而皆
繼以天降罰降喪等
傳於太諱釋為不為
天所恤與三篇文義
皆合而此章又意其
為歎憫之辭何也余
從前釋以歸守

△旁通云論語曰七十
○仲虺之諱曰推
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言
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
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止殷命而革之
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
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
小子封同弋取
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
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
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

△大雅蒸民之詩也

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
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
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
也言只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
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也降
格與呂刑降格

△音釋云聲音尾不卷之貌

△太甲，篇有之
○孟子離婁下篇云
湯執中立賢無方

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聲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問於桀第桀喪其良心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尹稱湯堯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旬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太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

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

△音釋云矧朱忍反失音逸

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音釋云喪去聲下章同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商先主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主不明

德而天不界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

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大雅大明之詩云上帝臨汝云
○大雅文王之詩云上帝既命云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監

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
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就殷邦屢
降太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太戾而言謂
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
冊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樂音洛

△音釋云載作代友

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
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

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
凡夏之士皆落迪簡板在商主之庭有服列

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板也
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

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
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
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

△音釋云復抹又反
行胡孟反

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

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

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

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

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

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音釋云奄字書作郁古通用衣檢反說文註云周公所誅奄國廣韻云國名○旁通云如今云滅死一等也

○孟子註奄東方之國東齊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軌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

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

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

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晉者。遠自之辭也。作大

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者。期乏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

此章所言之。皆仍舊有士田居止之辭。信商民

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

△音釋云處上聲

△孔氏

古註云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及所生誘之

乏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音釋云童施智反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管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未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旁通云四井二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爾邑也
○音釋云四井為邑周禮地官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註四井方二里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不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主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又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吠畝艱難閭里怨誼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

△音釋云史記無作毋更平聲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此句恐有脫字曰伯恭解所字為居字若其則不敢如此說詳見名語篇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

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奪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音釋云劉裕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陰室起玉燭殿淋頭有土障壁上挂燈籠麻纒搗衣鬚盛林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吝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音釋云亮陰音梁
菴說見說命篇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若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抵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末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殷系圖

湯 太甲 沃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囿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禪 祖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廩辛 太丁 武乙 紂 九二十八君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末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皇極經世一

二十一

△殷本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哀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亂殷道復表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帝亂之主自帝甲至紂凡七世帝甲祖甲也

△地志云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

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

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一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主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

△音釋云耽都含反樂音洛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二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十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古之

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

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

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

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甲服。猶禹所謂惡

△史記始畢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唐書太宗紀云：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具衛士傳餐而食。

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甲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皆美也。

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

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

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

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嗇予賜給之

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

日之昃。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

無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

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右、程、書、隋、文帝、衛士

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

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

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

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

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

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

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

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

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

△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美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無與母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

△音釋云觀如字又音貫

△酒誥篇有之

○韓文原道文

△音釋云講張流反
下章同幻音惠

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
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母若商王受之沈迷醜
于酒德哉醜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
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流反
幻音惠

胥相訓誡惠順譎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
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
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
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
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
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音釋云詛莊助反
祝職救反孔疏云以
言告神謂之祝請神
加殃謂之詛

○同云無小無大真
氏曰篇中有兩至于
小大當作一義皆為
民而言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正刑正法也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
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
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
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
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
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
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
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
存亡之機故周公儼然言之

△孟子離婁上篇云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

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

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

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

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

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

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

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二宗文王

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

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然詈之語乃所

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來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

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二宗文

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譸張變

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

是不能來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

詐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

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

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

△音釋云羅織唐武
后時來俊臣等撰羅
織經謂網羅無辜織
成其罪芥蒂上音介
下又介反音與費同
漢書註刺鯁也

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曾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入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

一篇七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周易上繫辭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云

△音釋云。奭施隻反。

唐張參五經文字作奭從十從爾從大

○困學紀聞云。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克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詰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當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音釋云予如字喪去聲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末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干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周書詩周書詩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末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知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末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天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後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詩周頌敬之篇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音釋云施施智反與也

△音釋云施施智反與也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

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人光前而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

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音釋云不言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繼君故周公引之爲此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

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

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

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

此章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

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

○旁通云疑至臣扈

湯時二臣名輯纂陳

氏云湯至太戊百二十

十年必二人而名同

也

也

也

○旁通云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思按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王時不言傳說文太公非若其盤瓠叔之舊也

△旁通云如陳方乃死之陟

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一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其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王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退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音釋云實句絕屏必耶反稱平聲辟必益反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旁通云通徹三極而無間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首釋云三極易繫辭註云三才也問去聲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末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惟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來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

△音釋降割于殷以割為割殷經文元無殷字真氏謂美里之難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亦未為的禮記緇衣篇引此語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註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割古文作割申勸寧王之德割之為言蓋也但語助耳姑錄于此當闕疑也

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虢叔文王弟閑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

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彞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踰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音釋云單與殫通稱平聲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

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

△音釋云濟子訛反。向絕造在早反。

○旁通云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衆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旁通云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辛其燥濕欲其調齊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槃錯焚結欲其解紆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爲小吏乾沒服處日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乾音于

○音釋云乾沒上音干史記張湯爲小吏乾沒註隨勢浮沈也唐蘇鸞云乾沒與陸沈同義

○詩那風破斧篇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其燥濕欲其調齊槃錯焚結欲其解紆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

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

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

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

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

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

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

而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

△音釋云監音鑿喪去聲否部鄙反

手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

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

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咎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

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

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

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音釋云勝平音下
同復扶又反

書經卷五

四

△周易云肥遯遯卦
九爻辭也程子曰
者克大寬裕之意
逝者飄然遠逝無所
係滯之爲

△音釋云說音悅

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
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
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
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
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
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
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
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音釋云不順程伯圭曰不惠猶自稱不敬不恭也復音福

○韓文十四諫臣論
云禹適家門不入孔
席不暇暖而墨突不
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爲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
人窮也

△音釋云治平也

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
無賴也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
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
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
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
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
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
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
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
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
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旁通云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旁通云知非魯國之卿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已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已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場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搃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詩所謂攝政 邠風七月之詩也
○荀子第四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主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治去也

○旁通云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過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旁通云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為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
 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世同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主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太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旁通云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非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甍水註云建甍水也甍盛水甍也居高而甍甍水言昂也

○音釋云甍硤音武夫石次玉也建甍音甍硤建甍也甍盛水餅字見漢高祖紀

知湯已下七主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主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硤硤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甍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是時

△旁通云奄不知所
在解在多士蒙字記
在曲阜縣奄中古奄
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見
祭統孔悝衛莊公廟

賁時大夫也鄭註云
周既去鎬京猶名王
城為宗周也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
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

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

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諸終於此篇故發例於

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

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

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

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

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圖謀也言

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

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

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

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

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

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

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

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進開導斯

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

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

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

△音釋云應平也

△多士篇云上帝引逸在夏不遠逸則惟帝降格云

△音釋云麗鄰他反又即訃反附者也後麗麗同切他乃反憤

△周易離卦彖辭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

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

欽劓割夏邑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

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變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

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

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音釋云是為去邑餘道如字演呼亂反

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且斂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也。民擇湯而歸之。

△孟子離婁上篇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云。

△前釋云：要平吉說見康誥篇。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音釋云操倉力反
舍音捨幾音幾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且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主之多其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紂紂

△音釋云復音福

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誥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瓊屑辭有辭與多士言祭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音釋云喪去聲下
章同問去聲

邦聞之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

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

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授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也。願師古云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

△音釋云覲音冀幸也。合音閤又如字。

△音釋云覲子鳩反音與浸同。左傳云吾見赤黑之覆。註妖氣也。願師古云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

△太雅烝民之詩辭

○旁通云神天之生東齋陳氏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同云蕪賈涉反漢書云君臣震動中自服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

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夾輔之

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

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

爾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

△旁通云賓介之介相副相助者

○音釋云漚音諸水所停也禮記洽其官而漚焉註云明其太逆不欲人復處之

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音釋云要平聲說見康誥篇蔡傳云戒懼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旁通陳氏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未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音釋云屢蹈不靜此章迪屢二字蔡氏從孔傳故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合從前說

我惟是教告而誨論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爾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二十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也周

△旁通云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如

大晉小晉象晉宗伯
官伯官正酒正之類
晉有方晉者也伯與
正皆長也
○立釋云泉事康誥
篇十卷傳云泉法也此
乃共釋何耶孔傳云
汝無不能用法

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
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
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九
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
和順矣身不安靜

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
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
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
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
不克臬故以克
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音釋云頑民周公誥殷民未嘗以頑民稱之至畢命始有之殷頑民之語傳中宜易之
以成周公忠厚之美

閱于乃邑謀介思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
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

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
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
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
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
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
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政爾田天惟界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
有其業力政爾田天亦將界

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天介助賚錫於爾
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

△音釋云予音與朝
馳遠反

△音釋云願普禾反
遠如字探他含反離
去聲又平聲

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

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逃爾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

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

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

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

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

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

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

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豈若

哉我惟敬告爾以上

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

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

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

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

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

公之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

而猶有餘語顧時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音釋云無與毋通

立政

五十四

△音釋云長上並下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
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
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
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
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詰體也今文
古文
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于主曰主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甫下劣二反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
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旁通云綴衣虎賁
特於侍御僕從中錯
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
職親者有深習之移
其繫天下之本一也
○同云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緇人春官亦有司服虎賁
周禮之虎賁氏也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
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太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音釋云堂服器者曰綴衣按顧命傳云綴衣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帷帶綴之事註
云四物皆以綴連繫焉有聯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亦小臣之親
近者如後世儀鸞司也若司裘司服皆掌祭禮之禮服王府則掌王之燕衣服也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音釋云復扶又反
參差上初簪反下初
宜反要去邑語去邑

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
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恂
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
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
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
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
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
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
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
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
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
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

弗作，往昔先主任用三宅而所任者
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

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恊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不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
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不釐上帝之光命也。三
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

△音釋云見如字

○旁通 呂氏曰常伯等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公卿輔相之別名 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

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誰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編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日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音釋云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音釋云長上壹

○旁通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按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

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啓音敏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

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是也夏之尊帝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是二宅為長伯之證

△音釋云趣馬掌馬
周禮杖人掌王馬之
政趣馬其屬也註云
趣馬下土趣養馬者
馬七十二疋立趣馬
一人

○旁通云庶府若內
府天府之屬也周官
有玉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

△旁通云大都之伯小都之伯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
祝巫而執技以事上者上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蒼人占夢眠視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
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巫補士是也巫如攻木攻金攻石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
是也王制云凡執技
以事上者祝史射御
醫卜及百士

○王制云太史典禮
執簡記奉諱惡簡記
策書也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諱
先王名也惡忌日也
先王死日及子孫不
樂周官云小史詔王
之忌諱

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事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

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筆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

士也

△旁通云此諸侯之官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父廢父奉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官蓋太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太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孰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此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音釋云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階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孰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此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宅心之能者能以克俊有德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則猶知之特

△音釋云見形句反

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髮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魏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

△音釋五相去邑間

○論語為政篇文

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正猶此敘文武用入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

○師古云細讀曰抽

△音釋云治平卷下

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終始其治
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
之於天受之於祖宗
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
敢斯須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
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
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

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
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
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
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
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
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
惟有司之牧
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自古及

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宅之道則克宅
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
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
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又也歟

△音釋云細音抽漢
谷永傳云燕見細繹
師古云細讀曰抽
繹者引其端緒也

△音釋云勸首過勉也相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自古為國無有立

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

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

以徃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

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

其國於掩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

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

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

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

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

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

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繄

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

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

△音釋云犴何也反

豕犬所以守獄故謂

獄為犴

恐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
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
戒必非得已不已
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

以蘇公敬獄之事出之太史使其弁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生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

音釋云温邑名蘇公為武王司寇令平聲

△旁通地志云温已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温今孟州温縣也

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
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
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五終

